

——

這年的夏天，關穿石第一次在不知不覺中，吃了一碗鹹肉。

這天，關穿石下班回來，剛拐進木板樓前的通道，就看見夏煉鋼家門口擺滿了板凳和椅子，一直佔到過道上，有一些孩子坐在板凳上。他只好下車，推着車走到自己家門口，剛把車鎖好，就見兒子寶石挎着一個板凳，從他身邊跑去，連招呼都不打。他進了房間，問妻子朱迎霞：“寶石飯不吃啦？挎着板凳干嘛去啊？”朱迎霞端菜上桌，說：“夏煉鋼家買了一個電視機，今晚要在門口放電視，板樓里孩子都去看呢。”關穿石說：“我們自己家不是有電視，干嘛要跑到他家去看呢？”妻子擺好碗筷，說：“吃飯吧。咱們家才9吋，人家14吋，聽說是他舅舅從香港帶給他的。”關穿石夾起一塊鹹肉，狠狠塞進嘴里：“你去，把寶石叫回來吃飯。”妻子扯下圍裙，出門去叫兒子。一會兒，她就回來，說：“吃吧，寶石不肯回來，剛纔他把兩個包子吃了，餓不着他。”關穿石冷冷地說：“這小孩，真沒有出息。”妻子說：“你還真別說，那個14吋大電視真夠氣派的。”關穿石夾起一塊鹹肉，說：“一個三級工，哼！”妻子說：“也是哦，夏煉鋼笑得嘴都閉不攏了。”關穿石說：“閉不攏嘴？哼！比我還晚兩年進工廠，現在跑到我前面去了！”說完，他夾起一塊鹹肉塞進嘴里。妻子說：“聽馬師傳說，他舅舅原來在台灣當連長，退休後就跑到香港了。”關穿石說：“這有什么本事啊？有本事自己買。靠舅舅？哼！”妻子說：“就是！我們雖然小，可是我們自己買的……哎哎哎，你把一碗鹹肉都快吃光



了，你不咸死啊？”關穿石嚼着鹹肉根，說：“胃老是酸，吃點鹹肉，壓一壓。”妻子說：“那也不能這麼拼命吃啊！”

朱迎霞吃完飯，也溜出門，去夏家門口看電視了。門外不時傳來笑喊聲，關穿石聽了胃一陣陣發酸，夾着鹹肉就往嘴里送。最後，鹹肉吃光了，他索性把鹹肉湯汁全倒進飯里。吃完飯，他把碗筷一推，坐在木沙發上看電視，9吋電視屏幕本來就小，偏偏電視信號又不好，屏幕一個勁的抖動，任他怎么調整天線，屏幕還是抖個不停。他“啪”地關掉電視，坐在木沙發上，生着悶氣。聽到門外傳來的笑喊聲，他忍不住走到門口，偷偷往夏家門口望去，只見里三層外三層都是人，前面的人坐着看，後面的人站着看，再後面的人乾脆就站在椅子上看，就像堆起一個小山包。就見妻子掂着腳在看，也跟着人笑喊。

這一晚，關穿石橫豎睡不着，眼前老晃着夏煉鋼閉不攏的嘴：“這傢伙，比我還晚兩年進廠，現在跑到我前面去了！”此後，每天晚上，板樓的大人小孩都跑到夏家門口去看電視，笑聲喊聲不斷，攪得關穿石胃不停地胃酸。

這天，關穿石在廠里碰到夏煉鋼，夏煉鋼咧着大嘴，對他說：“老關啊，今晚到我家看電視去，新的，14吋，清楚啊！今晚來啊！”關穿石笑笑，點點頭，胃里突然沖起一股酸氣。中午他到食堂打飯，問：“師傅，有沒有鹹肉賣？”師傅說：“沒有鹹肉。有紅燒肉，也咸。”關穿石說：“那就打一份。”他到食堂角落菜湯桶里，打了一碗菜湯，舀了半勺粗鹽攪進湯里。下午，他坐在車間材料庫里，胃酸不停地涌上來，氣得他一把扯下幾張領料單，翻過面，從胸袋抽出圓珠筆，給車間主任寫了一封揭發信，揭發夏煉鋼愛出風頭，每天晚上在家門口放電視，吵得全樓工人睡不着覺，影響大家第二天抓革命促生產，請主任嚴厲批判夏煉鋼，堅決制止他的這種出風頭的行為！晚上吃好飯，關穿石找出信紙，故意歪歪扭扭抄寫了揭發信，抄好後，又看了一遍，覺得穩有了，但是不夠準，不夠狠，沒有上綱上線，提到階級鬥爭的高度。另外，他覺得應該把揭發信直接寫給廠政工科，更能引起重視。他鋪開信紙，重新寫了一封揭發信：

揭發信

廠政工科：

最近廠里工人宿舍區出現了階級鬥爭新動向，紅心車間夏煉鋼每天晚上在家門口，擺放一台新電視，引誘板樓的大人小孩看電視。聽一位革命群眾揭發，這台電視是夏煉鋼的舅舅從香港帶來的，他的舅舅在台灣蔣匪幫里當連長。請政工科嚴查這裡面的階級鬥爭新動向！此致

革命敬禮！

普通一兵

第二天午休時，關穿石跑到郵政所，買了一個信封和一張4分郵票，歪歪扭扭寫了收件單

位，落款處寫了“內詳”兩個字。他用手指抹了一點漿糊，封好信封口，貼上郵票。這時，他心口“撲通撲通”亂跳，向四周張望，沒看見熟人，他迅速把信塞進郵箱，然後用手摸摸投信口，確定信已經投進信箱了，才松了一口氣。

寄走揭發信，關穿石心里一直忐忑不安，估算着揭發信到哪里了。第一天，夏煉鋼家門口熱熱鬧鬧，第二天，夏煉鋼家門口仍然熱鬧，第三天，夏煉鋼家門口沒有聲音了。朱迎霞帶着兒子剛去不久，就垂頭喪氣回來了。關穿石關切地問：“怎么不看了？”兒子鼓着嘴，跺着腳走進小房間。妻子掃興地說：“夏煉鋼說，電視機要退給他舅舅，不知道搞什么鬼把戲。不想讓別人看就明說了。”關穿石心里一陣竊喜，知道是自己的揭發信起作用了。

第二天，關穿石在食堂碰到夏煉鋼，心里一陣慌亂。夏煉鋼卻一把拖住他：“哎，老關啊，本來還想請你到我家看電視的，現在看不成了。不知道哪個狗娘養的給廠里寫揭發信，說這個電視機是我舅舅送的，還他媽的說我舅舅是國民黨連長，廠里叫我把電視機還給我舅舅，劃清階級界限……”關穿石心里亂錘敲鼓：“有這事啊……誰、誰這麼缺德？”夏煉鋼說：“不知道啊！說我舅舅送電視不假，捏造我舅舅是國民黨連長，簡直放他娘的狗屁！”關穿石慌得說不出話。夏煉鋼問：“哎，老關，你說會不會是馬師傳寫的揭發信啊？”關穿石連忙說：“不知道、不知道……我上班了……”

一連幾天，關穿石心里都忐忑不安，特別怕碰到夏煉鋼，有時遠遠看到夏煉鋼，就急忙轉身繞道走。他總覺得夏煉鋼好像已經覺察出來，知道是他寫的揭發信，搞得他心里有些擔驚受怕，夜里翻來覆去睡得不踏實，有點後悔寫那封揭發信。

二

這天，關穿石下班回來，一坐下便問妻子：“家里還有鹹肉吧？”妻子說：“還有一塊。”關穿石說：“拿下來蒸了。”妻子說：“還想留着過年吃的。”關穿石說：“吃了吧，我想吃。”

朱迎霞蒸好鹹肉，用抹布把鹹肉端上桌，關穿石夾起一塊鹹肉，就塞進嘴里，燙得他連呼帶哈的嚼着。妻子盯着丈夫看，說：“有事啊？”關穿石搖搖頭：“沒事。”妻子不再問了，轉身去盛飯。

關穿石心里自然有事，而且這件事攪得他胃鍋里酸氣冲天。廠里試驗車間有個姑娘，叫姚蘭琴，長得相當漂亮。

在關穿石心里，姚蘭琴就是廠里最漂亮的姑娘，每次在廠里碰到她，關穿石從來不敢正面看她，只能遠遠望着她的背影。以至於她到底哪里漂亮，關穿石都說不出來，反正就是漂亮，整個人都漂亮，怎么看怎么漂亮，廠里的女人無人可比。按說，要和姚蘭琴談戀愛的男人，起碼是部隊里的營長團長，機關里的書記主任，或者是海外華僑，廠里是沒有一個人有資格和她談戀愛，更別說結婚了。可偏偏機修車間的劉建國和姚蘭琴談戀愛了！這劉建國是什么人？一個普普通通的鉗工，人也長得一般，唯一就是個子高點，籃球打得還可以，投籃喜歡投插板球，曾經在籃球場上蓋過關穿石一個大帽。這樣一個人他怎么能和姚蘭琴談戀愛？

下午工間休息，大家聊天，車間里小廣播葛紅梅報告大家一個驚人的消息，機修車間的劉建國跟姚蘭琴談戀愛啦！她親眼看到他們兩人並排騎着自行車，去工人文化宮看電影。關穿石聽了目瞪口呆，一想到劉建國那張臭嘴要去親姚蘭琴的粉臉，他就想爬上車間後面的大煙囪，從煙囪頂上跳下來。

一碗鹹肉連肉帶湯吃下去，壓住了胃酸。但是，關穿石心里仍然窩着火，他咬着鹹肉根說，劉建國，我要你閉上你他媽的臭嘴！你要親啊，就去親你的破枕頭！

關穿石從桌子抽屜里翻出一張舊信紙，咬牙切齒地說：“我告死你！”他抓筆寫道：廠政工



鹹肉

冰凌 原載《天津文學》2020年第五期

怒之下，讓賬房先生滾蛋，而他爺爺還流着淚把賬房先生送上後門的蓬船上，回到屋里，爺爺倒在草堆里打滾，哈哈亂笑。

關穿石坐定，很快寫起信來：

最高指示：

凡是反動的東西，你不打，它就不倒。

姚蘭琴同志：今天我要在這裡向你撕開劉建國的真面目，看看他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貨色！劉建國是個大惡棍！是個大流氓！是個流氓成性的傢伙……

關穿石的筆停住了，他想起魯迅的一句話，辱罵決不是戰鬥。他覺得這樣直接辱罵就顯得不夠真實。他把信紙揉成一團，扔到地下，又鋪開新紙重寫：

最高指示：

凡是反動的東西，你不打，它就不倒。

小琴，本來我是不想說的，那天我在工人文化宮看到你和劉建國一起去看電影，我看到他用流氓的眼光盯着你的胸部。我就感到無比的氣憤！我要把他流氓的嘴臉狠狠地撕下來！

你知道嗎？我就是被他欺騙過，他把我玩弄後，又把我拋棄了。你是一個革命的女工，一定要保持革命的警惕，要識破他的醜惡的嘴臉，不要再走我的老路！

一個女工

關穿石大為興奮，覺得自己這封信，就是一把紅色尖刀，可以直接插進劉建國的心窩。第二天，他把這封匿名信寄了出去，就緊張得等待奇迹的出現。每天中午，他就在食堂靠近門口的飯桌上吃飯，等着姚蘭琴的出現，結果一連幾天都不見姚蘭琴。倒是這天，他見到了劉建國。劉建國一副垂頭喪氣的模樣，嘴里噁哩咕嚕着，不時噴着粗話。

關穿石一拍大腿，暗中叫道：“好得很！香如炒麵！”沒過幾天，廠里就傳開了，說姚蘭琴和劉建國分手了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又沒過多久，姚蘭琴就嫁給部隊里的一個排長。把劉建國氣得整天喝酒耍瘋，在籃球場上動不動就和人打架。

關穿石心里這個舒坦，好像解了千年的仇恨，他真想學着他爺爺的樣，倒在草堆里打滾，哈哈亂笑。他心里佩服自己，就這麼輕輕鬆鬆掌握了一種戰鬥的武器，只要他媽的4分郵票，就可以

痛痛快快地把人打倒在地，而且被打倒的人還不知道自己是被誰打倒的。

三

打倒了夏煉鋼和劉建國，關穿石嘗到了甜頭，這4分郵票太神了，就像自己手上握有一桿槍，想打誰就打誰。此後的幾年時間里，那些他看不慣的人，讓他心里冒酸想吃鹹肉的人，擋着他前進腳步的人，都在他的打擊之列，都要把他們拉下馬。廠里食堂那個賣老頭，一看就不是個好東西，每次給他打菜，總是拉着臉，舀那麼淺淺的一勺，而碰到廠革委會主任和科長們，還有那些長得漂亮的女工，馬上就堆起笑臉，舀上滿滿的一勺菜。關穿石那天吃完午飯，躲在材料庫里，給廠專案組寫了一封信，檢舉賣老頭經常偷拿食堂東西。嘿，沒兩天，就不見賣老頭打菜，倒看到他在食堂後面倒垃圾，整個人垂頭喪氣。

還有他的姐夫馬榕生，經常給市里的報社寫點豆腐塊的小文章，每次發表文章，就要把全家人請到他家，然後捧着報紙把文章念兩遍，看他搖頭晃腦念文章那個模樣，看着全家人對他崇

拜的神情，關穿石心里就冒酸，那天吃了半碗鹹肉，還沒把酸氣壓下去，他冒着酸氣，給報社革委會寫了一封信，說馬榕生沒有階級立場，經常攻擊報社，說報社編輯缺少政治覺悟，沒有文字水平，把他稿子改得亂七八糟等等。這以後，再也不見報社發表馬榕生的文章了。徹底消滅了馬榕生的囂張氣焰。馬榕生幾次問他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關穿石心里得意極了，臉上卻堆起悲哀的神情，認真的和姐夫分析這個那個原因。

關穿石在一次決定命運的緊要關頭，充分發揮4分郵票的強大作用，擊敗了他的對手。這個對手叫林建榕，是機修車間工段長。當時按照毛主席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指示精神，市革委會指示廠革委會成立工宣隊，進駐市里的報社領導一切，工宣隊里要挑一個普通工人。廠革委會挑了機修車間的林建榕，又挑了一個後備人選，這個後備人選就是他關穿石。關穿石心里很清楚，後備人選基本上就是個擺設，只有搬掉林建榕這塊前進道路上的絆腳石，自己才能進入工宣隊。關穿石想了好幾天，怎麼來寫這封匿名信，因為這封信是要寄給市革委會，就要寫得格外慎重。關穿石起草了七八遍，才寫好了信：

最高指示

一個人有動脈，靜脈，通過心臟進行血液循環，還要通過肺部進行呼吸，呼出二氧化碳，吸進新鮮氧氣，這就是吐故納新！

市革委會楊主任，首先向您致以崇高的無產階級革命敬禮！

我們有一個嚴重的問題向您報告！這幾天，我們聽到我廠工人林建榕被廠里選為廠工宣隊員，準備到報社去領導知識分子大革命，林建榕這位同志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很革命，因此很容易蒙蔽人民群眾和廠革委會的領導。我們非常擔心，因此要把有些情況報告給您。

我們和林建榕一起進廠，十幾年都在一起勞動，他曾經和我們說，解放前他家里雇了兩個長工為他們家種田。我們很懷疑他們家成分是貧農，因為貧農的家里怎麼雇得起長工呢？這充分說明他欺騙了革命組織和領導。讓他這樣的人混入工宣隊，是有極大的危害性，就像一顆定時炸彈隨時都會爆炸，將會起到破壞革命的反革命作用。因此，請楊主任提高革命警惕，清除像林建榕這樣的定時炸彈。

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！萬萬歲！

戰無不勝的馬列主義、毛澤東思想萬歲！萬萬歲！

六位革命工人

關穿石的這封匿名信徹底改變了自己的命運。林建榕自然當不成工宣隊員，而他作為候補人選，就補缺成為工宣隊員。他到報社當了兩年半的工宣隊員，享有領導一切的無上權力，那是何等的威風。那些名記者、名編輯，不論資格多老，學問多深，在他面前全都唯唯諾諾，點頭哈腰。但是，他從來不訓斥這些臭老九們，有的碰到了，還會點點頭，甚至打個招呼。他在會上講話，也是講得有理有節，讓人心誠悅服。所以報社上上下下對他評價不錯。當工宣隊工作結束後，他就被市輕工局留了下來，先是以工代干，後來轉為國家幹部。這一封匿名信徹底改變了他的命運，讓他從一個普通工人成為局機關的幹部，並且在三年後，還當上了局後勤科的總務。

四

關穿石現在已經離不開鹹肉了，心里一發酸，他就要吃鹹肉，只有吃了鹹肉，才能把滿腹的酸味壓下去。他吃鹹肉的量越來越大，每次老家有人進城，他都叫他們帶鹹肉來。而且，他口味越來越重，覺得老家的鹹肉都不夠咸。

有一次，他姐姐進城來看他，他讓姐姐教他腌鹹肉。他姐姐很爽快的答應了，說第二天去買肉買鹽，邊腌肉邊教他。他說不要等明天了，現在就教他。他拿出本子和筆，對他姐姐說：“大姐，你講，我記。”他姐姐從來不見弟弟求過自己，格外興奮，從買什麼豬肉、買哪種鹽、怎麼腌制、怎么晾曬等等，從頭說到尾。他姐姐沒什麼文化，但是口齒伶俐，表述得清清楚楚。

關穿石腦瓜好使，把他姐姐講的步驟全部記下來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就到菜市場排隊，買了五斤五花肉，又買了粗鹽花椒和白酒。回到家，他用濕布將五花肉表面上的血污擦乾淨，掛在風口處吹干。然後把粗鹽和花椒倒入炒鍋里，用中火加熱，一會兒，花椒冒出香味，粗鹽微黃，便端下炒鍋，等冷卻後，取出大半粗鹽和花椒，抹在五花肉上，用手輕輕摩擦，由輕後重，儘量

